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馬氏南唐書卷一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查瑩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陳文樞

謄錄監生<sub>臣</sub>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九

南唐書

載記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南唐書三十卷宋馬令撰令宜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令自序稱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令纂先志而成之實崇寧乙酉云云則令乃北宋末人此本不載令自序蓋偶佚也陸游重

修南唐書首載元趙世延序稱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竟以為令祖元康所作殆當時未睹其本故傳聞致誤歟其書首為先主書一卷嗣主書三卷後主書一卷蓋用蜀志稱主之例次女憲傳一卷列后妃公主而附錄列女二人次宗室傳一卷列楚王景遷等十二人而從度從信二人有錄無書次義養傳一卷列徐溫及其子六人附錄二

人次列傳四卷次儒者傳二卷次隱者傳一  
卷次義死傳二卷次廉隅傳次苛政傳共一  
卷次誅死傳一卷次黨與傳二卷次歸明傳  
二卷次方術傳一卷次談諧傳一卷皆優人  
也而附以迂儒彭利用次浮屠傳次妖賊傳  
共一卷次叛臣傳一卷次滅國傳二卷閔王  
氏楚馬氏也次建國譜次世系譜共一卷建  
國譜者地理志世系譜者叙李氏所自出也

每序贊之首必以嗚呼發端其書法亦頗不  
苟作惟于詩話小說不能割愛遂不免蕪雜  
瑣碎自穢其書又如建國譜之叙地理僅有  
軍州而無縣則省不當省世系譜不過出自  
唐吳王恪于先主書首一句可畢而複述唐  
代世系遠溯臯陶尤繁不當繁亦乖史體均  
不及陸游重修之本然椎輪之始令亦有功  
故今從新舊唐書之例並收錄焉乾隆四十

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及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一

宋 馬令 撰

先主

先主中祀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蚤卒志為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于彭城

未名故  
書小字

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

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  
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  
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  
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為人子捨父母何  
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  
廣額隆準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濶步不能  
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為樓船

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  
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為  
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寬仁為  
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黃為  
屬溫聞知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  
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  
屢求宣州溫不與時溫嫡子知訓為淮南節度副使兼  
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既而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

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為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丘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訓尤悖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搯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

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死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土  
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袞  
冕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  
其罪惡由是内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訓與  
僧修睦親狎得偽識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  
越人寇毗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  
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  
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

惟越人為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詳王令謀為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

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己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為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為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為左統軍吳主僭帝號改元乾貞

知誥欲自尊大故奉楊溥尊號書溥僭號則南唐之罪著矣

知誥累遷侍中中書

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四年封公為東海郡王五年進封齊王

始書小字書名  
既而書公書王

以見  
其漸

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

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天祚元年王  
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  
為門下侍郎叅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閏  
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  
宗廟以宋齊丘為左丞相徐玠為右丞相冬十月受吳  
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



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

讓皇帝追尊考溫為武皇帝

自溫以上不追尊則復姓之心見矣

子景通

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建

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

以楊州海陵縣為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如臯四縣屬

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為刺史廬州周本卒

凡書某州某人

皆其節度使

帝輟視朝一日食不舉樂

書帝者以見其僭極惡重也凡書帝書詔

書制其罪同

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歲閩王昶貢方物于

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閩冊昶閩王不受

閩自  
鑄己

僭帝號改元矣既稱帝故不受王爵凡書京  
師皆中原也書天子尊正統以別諸國僭偽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夏

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

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

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

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建唐廟祀高

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為孝靜皇帝廟號

定宗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為孝安皇帝廟號惠  
宗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  
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  
詠中書侍郎李建勲皆平章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為  
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章鎮廬州神武統軍王安為  
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一時無事冬十月戊寅天子受  
徽號于契丹曰英武明義皇帝尤非常錢元瓘以嘉興  
縣為秀州十有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銅橋賜將吏

以下金帛有差讓皇殂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  
具如吳舊禮謚曰睿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弒其君  
昶立王子曦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于建州國號大  
殷他國志書者為保  
大三年取閩張本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為永興公  
主璉以公主故為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  
而弗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  
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

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通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二月池  
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儔為康化軍節度使詔公卿以  
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書侍郎平章事  
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  
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  
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為肇祀  
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

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偽飾願皆罷去奏可司  
徒齊丘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  
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  
四月非郊之時齊丘固爭遂用夏四月

夏讀為夏商之  
夏魯用周之四

月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隆親事

實重大承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  
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  
辛始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

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  
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祗畏常恐  
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  
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民  
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為  
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  
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  
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

為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八月鄂州張宣卒以潤州留後王興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

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為奉化軍節度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陸承裕



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

天子晉高祖也書帝致書于晉惡其抗也

以金全為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

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為寧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諤卒秋八月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為鎮海軍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踰月還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

延翰卒五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為百勝  
軍節度使三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  
子有星孛于天市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

越文穆王

凡他國廢立卒葬  
弒殺告問通則書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為保信  
軍節度使留後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玢嗣位葬劉龔僭

謚天皇大帝

以其僭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龔音儼劉  
氏偽撰此字以為名自云取飛龍在天之

義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

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

猶書吳人者以  
其思舊之民也詔

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嫡  
息覲覲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為敦睦願寢此禮三表  
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王以駕部郎中馮延  
己為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卒以侍衛諸軍都虞侯  
姚景為清淮軍節度使六月乙丑天子崩晉高祖秋七月  
丞相大司徒宋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為  
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

貴以錦袍賜之齊丘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為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為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越于武林厚幣以賙其闕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

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嵎巘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偃為嫌退以清寧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為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

以舉而錯之者旣旣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為後代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迺公迺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謚祐于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謚光文肅

武孝高皇帝廟號列祖

徐鉉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故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

身為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  
溫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及建號即金陵使府為  
官唯加鵠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接見親族如家人禮  
尊長者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奏事必  
至厲聲訶責羣臣或正色抗辭以對事理明白必斂容  
慰勉之旬日之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  
覆三奏之法文武亡歿子孫隨才以叙不限資廕或營  
其婚嫁幼未堪任與其無嗣者內帑以給之有親老者  
倍其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  
其全俸故士無貴賤悉亡身外之憂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  
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  
而有杞杞削而勾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

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  
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  
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  
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畧而深沉寬裕  
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  
觀者

南唐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

宋 馬令 撰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奔師閩楚命委輿尸作嗣主書

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竒之起家為尚書郎吳讓皇

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  
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  
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  
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既當儲副之地而固  
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殂授顧命猶讓諸弟  
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袞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  
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  
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

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  
元冊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弟景遂改封燕  
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邁改封保寧王長子冀南昌  
王文武進位有差洪州宋齊丘入為左丞相江州周宗  
入為右丞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為諫議大夫翰  
林學士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  
建勳罷為昭武軍節度使南漢劉晟弒其君玢晟自立  
為帝

不書僭者玢  
之前已僭也

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

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大尉中書令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為江都尹東都留守

書元子以見景遂之不得

襲位也

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之後父子

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冬十

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衆十餘萬陷虔

州諸縣

諸縣舊史失名

虔州城守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

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賊鎬思禮擒遇賢及

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為  
海州刺史邊鎬為洪州屯營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  
度使賈浩為監門衛將軍

罪貶故書使

池州安置以饒州刺

史李翱為百勝軍節度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  
政並委齊王景遂叅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  
文徽得白事餘非名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  
開府人猶驚駭况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  
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

虞侯賈崇詣閣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  
踈遠未嘗壅隔羣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即位所  
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  
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  
嗚咽帝深為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喻  
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  
德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  
為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

齊丘周宗為左右丞相齊丘專執而宗純謹自守及上  
心既悟齊丘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  
丘為浙西節度使齊丘黨與隆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  
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

此為明年  
宗出張本

宋齊丘上表乞歸九

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門下侍郎  
平章事張居詠罷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白虹  
二三月左衛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

試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因其使議伐閩以民  
疫釋閩使遣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興卒以神武統  
軍韋建為武清軍節度使

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  
某州某人代者移鎮也

壽州

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  
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為  
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為中書舍人延魯  
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為江  
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



為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  
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  
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紹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  
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  
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  
之兵大集五郡福建江漳泉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  
屯建陽啓求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  
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

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

前年以福州降延政故以延政為君

及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峰僧卓儼明

為主儼明無統御之畧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即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

州刺史王繼勲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鎮皆  
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  
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為永安軍以  
祖全恩為節度使查文徽為撫州刺史何敬洙為楚州  
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為信州刺史全恩未拜  
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効劫刺史  
王繼勲使之入朝從効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鎮  
皆至建康以繼勲為池州團練使繼成為和州刺史文鎮

金史卷之八  
為蘄州刺史即以劉從効為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  
宋氏殂以延平津為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  
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為劍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  
仁贍為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為清源軍以泉州刺史  
劉從効為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丘先朝布衣之  
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  
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勲為左僕射門下侍

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巳拜平章事吏部尚書徐連  
為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  
乳茶號曰京挺騰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  
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為奉化軍節度使留後葬元恭  
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以濠州觀察使劉彥  
貞為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虞候郭全義出為濠  
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為滁州刺史建州之後府庫  
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劉從効皆羈縻而已至是諸

將請討之不許宋齊丘薦陳覺為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覺帝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為南面監軍使魏岑為東面監軍使陳覺為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

帝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為宰相宋齊  
丘亦預三公稍解之貲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罪  
不容誅但齊丘延巳內為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興者不  
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顯戮以  
重軍威帝曰齊丘延巳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等  
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蘄州  
流延魯舒州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冬十有二月  
壬戌契丹及晉師戰于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

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

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璽於遼主

以其失利勢故不書天子

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公  
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巳延魯  
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旣流延魯及覺而  
延巳為相岑亦居近密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  
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  
文蔚江州司士叅軍亦罷延巳為太子少傅岑為太子



洗馬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  
泉州裨將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  
漳州為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為  
漳州

南唐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三

宋 馬令 撰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丘門遼主次于京城北不

見帝

遼不與之見也猶書曰京城者甚遼之惡也

文武百官素服紗帽俯伏

俟罪遼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

改京師為都城

晉無君也

己丑斬張彥澤於東市

以其剽劫之罪

庚寅洛京留守景

延廣自扼其喉死卒邠遼廢晉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

此中原之事悉書者以下文使來告故也

遼使來

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

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

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

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

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為太弟燕

王景達為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

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二

月丁巳朔遼改晉都為大遼國肆眚改元會同

猶謂之晉都者

漢未立也不謂之京師者中原無主也不書赦不與遼赦中國也

辛未漢帝即位

天子即位

易代則書改晉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

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常也漢

稱天福十二年亦非常也

三月宣州徐知證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

見以皇甫暉為神衛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丘

為鎮南軍節度使周宗為寧國軍節度使錢佐卒保襲

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

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侂囚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俶遷侂于東府丁丑天子崩

漢高祖

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為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州周

鄴卒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

趙亂故緩

六月庚寅

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從事朱元

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撫使

壽州劉彥貞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監軍使兵部侍

郎魏岑為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冬十有一月  
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  
將張繼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  
方為監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舍人嚴  
續為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為神武統軍侍衛諸  
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廬山江夢孫  
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殺天威統軍

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為永安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



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冀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鎮  
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留守福州許言吳越戍兵亂殺  
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

以興兵故

書

使劍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

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  
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先進等還越亦歸文  
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誨為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

漢隱帝

楚朗

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  
殺希廣杖其妻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希萼自  
稱楚王邊鎬統信州屯兵以覘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  
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為天子

書此以見  
中原治亂

九年春正月周帝即位劉旻稱帝於太原

以其曲在周  
故不曰僭

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  
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遼主遁歸中原有土安輯稍定

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師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為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欵于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

金陵以希萼為洪州大都督封楚王希崇為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為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為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為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朗州節度使留後宋齊丘拜太師固辭復為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臯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為刺史三月以撫州馮延巳為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

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勲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巒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後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

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  
爾公等亟行之無為後悔孫晟即欲奉行延己曰吾以  
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為功遂稽其  
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逵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  
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巒全師而還且戰  
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弃城  
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  
裨將申洪秦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巒為信州刺史延己

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為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為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為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木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兗州節度使

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

不書將校

舊史失之

為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彥超釋唐

俘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悔之漢

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鎮平馬氏例俘于金陵由是引

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

周太祖

自前年八

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煮粥

以食之劉旻乞師于契丹以寇潞州天子親行大敗之



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受能等七十餘人軍威  
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  
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遽班師

書以見世宗威畧為

明年伐我張本

夏五月丁亥月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

昇元中宋齊丘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  
欲賴之以復中原而遼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  
使人刺之復遣使汾海齎琛寶以報聘遼意晉人殺其  
使數犯中原至是館遼使于清風驛夜醺更衣盜斬其

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  
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為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  
以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  
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嶽降靈誕  
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于成績而遽  
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勲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  
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

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  
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  
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  
為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為東  
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為都部署攻壽州  
帝召洪州宋齊丘還都齊丘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  
裨將有才畧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  
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

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  
江州皇甫暉帥師為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  
為奇兵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  
之彥貞大敗死于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  
自楊氏王吳淮南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  
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  
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宣二州  
以撓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

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於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於淝水之陽徙正陽橋於蔡下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天兵追殺之

以周師為天兵太祖主兵故也

遂下滁州帝惡之

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答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納皆弃城走延魯削髮偽為僧遁歸周人執之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

雋降周帝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  
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  
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  
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楊泰帝遣  
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為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  
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安撫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園  
苑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  
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

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  
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四

宋 馬令 撰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  
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遣鍾  
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  
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

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  
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  
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  
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  
臣節孫權事魏蕭譽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  
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  
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  
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

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為監軍使拜邊鎬為大將許文鎮  
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  
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  
農器為兵襍帝為鎧處處保聚號曰甲軍周師苦之景  
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夏  
大雨周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  
齊丘曰擊之怨深不若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閉壁不得  
要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春之圍益固

天子駐於渦口猶欲再幸楊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楊州訓請棄楊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楊光滌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為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

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  
周諸軍皆潰許文鎮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  
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  
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楊州民皆徙江南  
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刺史郭廷謂降周  
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廷謂不書叛者力不支也泰州亦潰周師  
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  
檀來

者但來也  
北人語音

十月二月天子駐于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  
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  
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  
楊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楊州癸酉次瓜州三月壬午朔  
次泰州丁亥復次楊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

周自屠楚

州貶書人其後駐幸皆書次至迎鑾復書幸不泯其實也

時楊泰滁和壽濠泗光海

等州已為周得迺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晝江以為  
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

已四年而後克亦已慙矣

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

以交泰元年為顯德五年鍾謨遇延魯至自京師國主

復遣謨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

始降號稱國主傳位不曰傳乎某人者景遷為

太弟時未定也

天子優詔勞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為禮部

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為浙西節

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為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

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

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効

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  
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徵古于洪州皆殺之放  
宋齊丘于青陽太弟景遷固請歸藩于是以長子冀為  
太子以景遷為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為撫州  
大都督信王景暹為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賦  
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  
是淮南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為定  
式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丘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



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  
信州刺史張巒為天德軍使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  
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州趙地  
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  
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貶謨為國子  
司業立從嘉為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  
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  
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

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  
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徒豫章據上流而  
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鑑贊成之夏  
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周世宗秋七月升  
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死貶張  
繼為宣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

編年之法絕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羣陰伏理固然也  
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器

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属于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為奉化軍節度使

敬洙去敬字避

諱皇朝

豫章迫隘官府營署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國

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瘍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年四十

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章羣臣

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

書世子手札未即位也見後主書

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朝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

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

先謚而後書葬者因

其請號順文勢也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諮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居處御服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為厲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閭即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為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為開先精舍常志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為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於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化

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為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嚮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嚮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殷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矧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

如一嚮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  
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  
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  
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蔣而夕握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  
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南唐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五

宋馬令撰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草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于明年夏六月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于不可測非常之禮行于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

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于乾侯者非常之變起于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公即位于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于不得已也元宗殂于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即位其偶合于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為天下之大防也情偽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



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  
禮者在審其義爾大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  
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  
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  
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于此哉

德雖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後  
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  
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為神武軍都虞

候汾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  
太子真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為嗣改王吳拜尚書令知  
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為太子監國六月元宗  
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尊母鍾氏為太后  
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  
善為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  
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依前平章  
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

佐與常賦俱征

初南唐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

八月鄂

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為武清軍節度使

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諸

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為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

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負待制於內殿泉

州劉從効遣其子紹基來貢三年劉從効卒州人立其

次子紹鑑為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鑑并

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

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即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使以紹  
基為殿直軍都虞候紹鑑為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  
秘上言為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喻召為監察  
御史以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  
祐卒以江州何洙為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  
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為寧國軍節度使乾  
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  
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沖歸于京

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鵝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為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

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勻好皆有周郭謨誅  
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  
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  
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  
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  
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  
報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  
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

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  
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  
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  
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  
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葬  
光穆皇后于順陵

朝廷許元宗追復帝號故鍾氏稱皇后

四年夏五月以

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一月神武  
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五年春命兩省侍

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  
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與譚論或至夜分開寶元年夏  
江王景暹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二  
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  
以禮部侍郎湯悅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  
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  
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憇大理  
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固圉



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  
主從之曰繩愆糾謬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  
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慎儀三年中書侍郎韓熙  
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  
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  
跪頓顙至為瘤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  
米緡帛以供之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  
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授泰寧軍節

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  
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鵠兮相從飛嗟嗟季兮  
不來歸常怏怏以國蹙為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  
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五年春  
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  
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侍府尚書省為  
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  
院降封韓王從善為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為江國公吉

王從謙為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鴟吻  
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  
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李平  
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為朋黨佑上  
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辭  
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  
自劉母及妻子徙虔州七年皇朝使閤門使梁迥來聘

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  
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賫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  
圓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  
九月王師自荊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棄城走遂  
克池州進軍當塗主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  
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  
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  
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

及遇輟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  
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  
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  
繫浮橋以利轉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  
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吳越圍常州  
軍使余成禮刼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  
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  
軍節度使留後以凌波軍都虞候盧絳為援澄已懷嚮

背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  
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八年春閩民  
為師徙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  
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  
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  
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帥以  
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  
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碗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

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勲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

令贊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贊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贊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者相救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贊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誅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跡國主嘗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



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燭光政使  
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  
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為基高可  
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為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  
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  
追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  
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為  
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携血屬

赴火

既降無國主之號故書名

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

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煜入治

裝裱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

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

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

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

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

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

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  
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  
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  
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  
緡帛甚衆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遺命侯授左千牛衛上  
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  
書公者皇朝所封也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  
在偽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

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人  
以為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為  
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

復書王者  
皇朝追封

也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  
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為務常欲羣臣和於朝不欲聞人  
過章疏有糾謫稍訐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  
弱羣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  
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太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  
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  
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

外罹尉遲迴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

知適從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歸承武皇享國之長有  
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連衡迴策者信其臣  
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迺最爾江南獲覩  
真人之作而不為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  
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  
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  
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  
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偽豈非所

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為亡虜猶有故國之思

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

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

風故國不堪翹首月  
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六

宋 馬令 撰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之所以為憲者毋  
傾城之哲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  
不過於以順為事以貞為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

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徽傳太姒西伯惟王  
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閭之  
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女憲傳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為亂兵畧取義  
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  
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

不書蒸之者  
義祖首惡也

生嗣

主及景遷景遂景達遂立為繼室治內有法不苟言笑



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  
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為  
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  
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  
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冊命為皇后昇元末先主  
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后以訖者甚衆嗣主即位  
上冊為皇太后每元宗朝太后言惟勞其良苦而已至  
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

大三年殂葬永陵謚元恭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靚粧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及生江王景暹僭侈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怒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臣捧庭下去簪珥

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為尼先主殂种氏泣曰人屍骨  
醉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景暹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  
宗保全之竟以壽終

每於后不書妖艷而於嬪御詳言之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為裨  
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既而自大先主欲繩之義祖曰  
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太章力  
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主初見歎曰非  
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于將相鍾氏始

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嗣主即位冊為  
皇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  
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宮以故嗣主樂推諸弟  
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  
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即位冊為太后以父為太  
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殂葬順陵謚光穆

嗚呼南唐建國始僭皇后之號及其衰削猶有國后之  
稱至於六宮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之秩

各因事見其餘名號僭擬天子亦可知矣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  
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  
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即蔡邕焦桐之  
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藝而存之元宗南幸豫章  
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即位冊為國后后雖在妙齡  
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罹  
亂鼓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

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  
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  
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于時中書舍人徐鉉聞霓  
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  
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  
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譚緩噍殺治亂  
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僂寧清峻  
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

忽遭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王朝  
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  
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  
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  
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為  
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粧自內含玉殂于瑤光殿  
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年  
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

識之

也何譏爾鍾  
太后在故也

自為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

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貲盈世逸樂渺愁殷沉

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景頽岸世閱

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

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

窈窕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

映鮮雙纖穠挺秀婉孌開揚艷不至治慧或無傷盤紉

奚誠慎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



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瓌姿稟異  
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  
我新婚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邀終咸爰  
協兆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  
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  
力沂危言遺情眄眄哀淚漣漣何為忍心覽此哀編絕  
艷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  
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

肖采戲傳能耍甚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叢爰質  
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  
揚掩抑纖緊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徵瑕審音者仰止達  
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  
草常調法移往度剪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舊曲韶音  
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  
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  
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

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  
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  
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  
林彫晚籜蓮舞疎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  
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  
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艷爾醉  
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  
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猗猗夜飲予何爾忘年

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為  
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彌踈我思妹子永念猶  
初愛而不見我心燬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  
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  
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  
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蒼  
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  
想渙乎怵怵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

期情瞽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  
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為德既取我子  
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  
天漫漫兮愁雲曠空暖暖兮愁煙起娥眉寂寞兮閉佳  
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著旣  
許簫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輻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  
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  
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

寤皆感兮何響不衰窮求弗獲兮此心隳摧號無聲兮  
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  
血撫櫬邀子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  
哀哉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  
樓煙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潛然淚眼低層  
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煙月芙  
蓉池上哭娥眉嘗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瑤光  
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

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垂  
月溉寒泉誰料花前後娥眉却不全此不特叙其幽思  
且以興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却煙花  
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  
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  
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  
痕眉染黛煙書琵琶背云侑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  
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為刺

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為親信元宗以宗為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為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謚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

二后之貌  
見周宗傳

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内而昭惠未之知也

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即



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卧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殂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藩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叅議鉉曰婚禮吉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

文鉉因此以為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  
答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  
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  
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為是既而遊病疽鉉  
戲謂人曰周孔亦有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  
鴈被以文綉使嚙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  
者或登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  
後主樂府詞有袂幘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

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醺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歸于京師去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薨周氏亦薨

後主保儀黃氏世為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為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竒其貌內後宮後主即位選為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眄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

加第以掌墨寶而已

墨寶書籍之類

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

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皆妙于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跡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即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嗚呼魯文公成禮于齊春秋譏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矧周氏御於宮中者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

可怪哉周官九嬪世婦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闕焉故無  
常數而又掌于冢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  
禮也後世德不勝色肆情敗度怨女以千數淫費以萬  
計況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尚困於种氏北雠之徵幾  
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擾攘女謁之盛舊史不載觀其  
樂府艷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悉  
書之皆不免為春秋之罪人也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嫺睦動循禮法嘗偃蹇擇配初義

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勲入謁  
義祖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  
烈祖受禪徐為郡公主建勲為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  
建勲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己以  
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勲命中書舍人  
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勲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  
建勲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兄不嘗求兒與李郎  
耶何弃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

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勲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  
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  
宗優容之先建勲卒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為吳相秉政以女為吳世子  
璉妃及禪代宋齊丘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永興公主  
人每稱為公主則流涕憤惋或問其故曰吾為冢婦而  
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  
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世子為中書令池州

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

嗚呼三代而下彤史詳矣南唐載籍疏脫婦順女憲不可得而書也老嫗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妻鄭氏洪事王延政為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氏有殊色為亂兵畧取裨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可奪刼以利刃亦不為屈建封嗜人肉而畧婦人百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為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



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為國大將當有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而已速殺為惠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吳媛其先汴州浚儀人唐史臣兢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梁粟僑廬陵務德不曜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宛如夙授豪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

氏為繼室生子朞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  
天媛腴面自誓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姑匪變溫清  
皆躬為之教其子為成人而生業益厚韓熙載使江西  
錄其清節云



南唐書卷六